

## 過年

父親總在半夜  
開很遠的車回去過年  
流浪的車燈往我夢境裡游  
化作一顆顆彈珠  
噙著冬寒的露水四散  
年復一年  
因為惺忪的緣故  
我始終無法看清  
故鄉的阡陌究竟如何伸展軀幹  
擺弄出沈默而抗拒的姿勢？  
但父親終究能與之相認  
聆聽每一段歧路的密語  
循著吶喊的腳印  
中暑的記憶  
找到  
曾經因飢貧而昏倒的這裡和那裡  
還有飄浮的家屋  
  
半座三合院  
住過十口人  
每一片灰瓦都得緊咬著空氣  
不管鳥雀如何踩踏也不能鬆口  
因為這屋宇

沒有根

在某場不問歸期的賭局中

它已被當成信物獻給了神

祖先靜坐廳堂的相框裡

看陽光在空白的曬穀場寫信

絲瓜棚摺著枯葉等春雨

冷風走來把麻竹彈了一遍又一遍

那陰翳的小調

曾把怕黑的孩子哄哭

山葡萄酸苦又多汁

串起昨日未解的習題

播種有時 插秧有序

而青春的田畝如何荒蕪

莫再提

屋牆上的潑墨山水

是某年大水留下的寓言

流年之筆急欲描摹宿命

模糊的族譜卻濕成一張舊報紙

隨著缺角的碗盤漂流到落日之外

來不及記載

生米無法煮成熟飯的悲哀

結局尚未揭曉

掌紋卻已失手

錯擲幾輪桑田滄海

不知要向命運贏回什麼

父親總在半夜

開很遠的車回去過年

得追過星星和日出

才趕得及貼新春聯

灶上依稀蒸著團圓的夢

冒出暖暖白煙

年復一年

該回來的人總說在路上

最早抵達的父親風塵僕僕

哭喪著臉

像又輸了一切